

長 夜

「你爲什麼學醫？」

「我爲什麼不？」

於是他把目光從書架上移到窗外那一片黑沈沈的天，在那裡他尋覓着什麼？而他曾經遺失了什麼呢？

書桌旁是一滿箋揉成團團的稿紙，牆角下一堆燒剩的的文稿的餘燼，依舊有裊裊的煙飄散着，他又像一隻受傷的野獸匍伏在夜裡，發出痛苦的呻吟和哀號，而這呻吟和哀號，治不了他的傷勢。

「愛因斯坦之所以成爲愛因斯坦，就因爲他是一個物理學家，一個數學家，也是一個哲學家；馬克士威爾之所以成爲馬克士威爾，就因爲他是一個電學家，也是一個詩人。」一個新識未久卻相契頗深的朋友這樣勸慰他，他卻想起毛姆，想起雷馬克，想起……

「我比陳之藩有勇氣。」他忘了是誰這樣說的。（註）

不知道說什麼，不能說什麼，他卻又想起一個朋友對另一個棄文學醫的朋友說的話：「我不知道你爲什麼學醫，他治療的只是肉體上的病痛，對象只是少數人。」他的朋友認爲只有學文才能解脫人類精神上的苦悶，才能廣及大多數的人類。

他迷惑了，淒然的苦笑了！有不被了解的悲哀

「文學的本身只是文學嗎？」

他想搖頭，但頭是那樣沈重，否認不了的仍是他的苦悶！

「是因爲有矛盾就有痛苦？」他有不能了解的悵然……

文學在他生命中掀起第一個大浪潮時，碰巧也是他靈智界最感痛苦的時候，他完全沈入在徬徨和矛盾之中，而這徬徨和矛盾一直不曾離開過他。

三年了！三年不短的時光，他努力壓抑自己，努力要忘卻自己，耳邊縈迴的盡是那久病的老人輾轉床第徹夜的呻吟，腦中浮現的只是雙親爲生活奔

波而突然蒼老的容顏，他不再要想及自己！他要在責任和義務之下尋求安定和平靜！但他的成就是那樣可憐，他依舊像風中飛絮般飄盪無着，卻多了一份嚮往飄絮自在逍遙的渴念！

發現自己的過程原是那樣艱難，當他發現了自己之後，卻強調了一些他不能接受，不能忍受的事實！他不能是愛因斯坦！不能是馬克士威爾！他不能是任何人的，他只能是他！那在他生命中存在的是一種莫明的傾向！他要有永恆的愛心，也要筆，有二者他就能永生！

「你變了！」朋友們這樣對他說；當烏雲更厚地積壓着，陽光再透不出一絲燦爛，地面上也更黯淡了一層，憂鬱的傘下，不復有爽朗的笑聲，蒼白的臉色更映亮了那一對燃燒着劇烈痛苦的眼神……他掙扎着想說一些什麼，但一種深沈的倦怠緊緊地攫住了他！他是那樣的疲倦了！彷彿直到靈魂深處地倦了！不是對生命厭倦，他卻有希冀毀滅的願望！

窗外依舊是一片黑，凝思的眸子總是那樣茫然，望不透黑暗，也有守不盡的長夜……

「那一向支撐着我的莫明的生命力也消失了嗎？」回答他的依舊只是夜的黑和靜，心神癱瘓的軀殼竟邁不開一個步伐……

（註）去年大專聯考乙組狀元於記者訪問時會作此言，他本是電機系學生，終因興趣不合重考進歷史系。

「後記」

重新提筆拾綴這些零碎的片段時，一種「價值」的觀念又叩響在我心底……

我一再反覆的自問：我要表現什麼呢？我表現了什麼呢？」也許，我根本是什麼也未曾表現的，我不過只是描繪了一個青年精神掙扎的側影，而這枝筆又是那樣灰暗而沒有光彩的。

夢和現實總是要長久的傾軋，是否某些「矛盾」

杏園幽默

◀初級▶

吃飯的衛生

父親：「吃飯的時候，最好不說話。不然嚥下的空氣會影響消化不良的。」

孩子：「爸爸！你………」

父親：「剛講完，你就不聽話了！」

孩子：「………」

飯後；父親：「小明，你剛才要告訴我什麼？」

孩子：「我想問您，您喝媽媽洗碗的水是不是會幫助消化？」

父親：「什麼？那個湯是………」

孩子：「您叫我不說話呀！」

◀中級▶

不會錯的診斷

病人非常焦慮的問：「醫生，我的病是這種沒錯吧？」

醫生把眼鏡取下說：「我的診斷是不會錯的！」

病人：「聽人說，醫生有時也會診斷錯誤，而把病人當Pneumonia治療，結果却死於Typhoid fever……」

醫生：「你放心好了，不吉利的事情，不要想太多。如果我診斷是Pneumonia的話，他一定是死於Pneumonia不會死於Typhoid fever的！」

◀高級▶

Mongolian doctor

蒙大夫出國考察的時候，就有點奇怪爲什麼在他的Visa上，有一欄Nationality被蓋了一字Mongolian。

當他遊到Los Angeles的時候，他參觀了South California University的medical college。正巧那時College Hospital有一個C.P.C.當然蒙大夫被邀請參加了，可是蒙大夫前晚跑去Hollywood看Strip一進講堂就呼呼大睡其覺了。

當microscopic slide放映完畢，打開了Curtain後，chairman表示尊重而請教蒙大夫說：

「關於這Case，我們的final Diagnosis是mycosis fungoides，不知Dr.蒙有什麼指教？」

蒙大夫揉着惺忪的睡眼，捉一捉頭髮，忽然胸有成竹的說：「對了！你們有沒有做Culture？」

坐中大家哄堂大笑，到底他是一個Mongolian Doctor。

•水怡•

必須存在於某些生命之中，而某些生命中必有其不可避免的「矛盾」？那麼，是否矛盾的本身也具有一層價值？正如痛苦的體驗也具有一層意義？

人總是要那樣慢慢的摸索，在濃霧中，在雲層裡，看不到別人，也找不到自己的影子失落何處；不知道是向陽，也不知道是否背光。在漫漫長途中，支撐着他們的是什麼呢？爲什麼有時候又軟弱得似乎什麼也撐不起？生命的本身就有軟弱的，或堅強的嗎？

平靜即幸福，平靜而溫暖的生活並非即是平凡而毫無價值的，但是否要享受一種幸福，也要有一份福氣？那麼，福氣，它也是與生俱來的嗎？

同樣是水，小溪，它平緩地流淌在岩石之間，而大海卻有波濤日夜起伏，潮聲的怒吼終日不絕！

假如生命是一個水滴，那麼不幸的，有些人是掉落在大海中的一滴，當他們自一個浪頭的頂點跌落時，他們以前就要安定了！就要平靜！但他們只有發覺依然沒有！海上永遠有波濤，有潮聲，有不預期的風暴！生命在最低潮時仍舊是動盪的，不安的！

有人說，存在的本身就是一種價值；我在想，生命，它有價值，必須發揮其價值的，它就會存在！它就會超脫一切苦難，一切矛盾和痛苦之上；就要挨過長夜，就要走過黑暗！否則，就是像輕烟般悄悄的在風中消散，不發一絲聲息，不留一點痕跡的，那似乎也是不需一聲嘆息的。

